

假面的盛宴

JAMIAN
DIESHENG YAN

著

首辅 养成记



(下册)

错把明珠当鱼目，应考县试之案首



青岛出版社
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假面的盛宴

JIAMIAN
DE SHENGYAN

著



【下册】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首辅养成记 / 假面的盛宴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9.9

ISBN 978-7-5552-6893-2

I. ①首… II. ①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3943号

书 名 首辅养成记

著 者 假面的盛宴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贺 林

特约编辑 郑丽丽

校 对 耿道川

装帧设计 白砚川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40

字 数 40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6893-2

定 价 6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古代言情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第十五章 招儿的经商之道

招儿很快就回来了，到家时，发现薛家正热闹着，因为薛俊才也回来了。

薛俊才受苦了，脸上、手上都是冻疮。学馆里不可能有火炕，只能靠烧炭取暖，而家中不富裕的学生哪里烧得起炭，只能硬扛。

赵氏心疼得不得了，在院子里就能听到她的哭声。招儿叹了一口气，把车给了薛青柏，就往屋里去了。

屋里，薛庭儒等人正在奋笔疾书。

知道这生意能挣大钱，所有人都来了精神。钱虽是阿堵物，可没有钱什么都不能干。

招儿并没有歇太久，就带着赶出来的第二批春联出去了。这次薛青槐也跟着招儿去了，不然两个丫头出去总让人担心。

一群人忙了一天换回来的是整整两包铜板。

招儿将布包往炕上一倒，哗啦哗啦的声响十分悦耳。

毛八斗连连咋舌：“招儿姐，这有多少啊？”

“不多，估计有十两银子吧。”

她一共跑了五个村，平均一个村卖二百套，有十五文的、十文的，当然也有零卖的，但招儿心里有数，上下浮动不会太大。

“你们还有力气吗？若有，就来帮着数钱吧，数完了，咱就分。”

一听这话，几个人都来了精神。

就这样，一个人数，一个人穿成一串，这些钱很快就被整理出来了。不多不少，十两零七十八文，招儿估算得没错。

一共七个人，招儿将钱平均分成了七份，一份也就一两多点儿。薛桃儿不要，说自己没帮上什么忙，春联是薛庭儒他们写的，卖春联的是招儿和薛青槐，她也就打了个下手。

招儿一把将铜钱串子塞进她的怀里说：“行了，桃儿，咱们这儿可没你这种算法，你拿着，攒个嫁妆，以后手头也宽裕些。”

之后，桃儿拿着分来的钱回了三房，周氏见到这些钱，眼睛里闪着泪花，说：“你招儿姐是个大度的人，心思周全，她给你，你就收着，咱以后报答就是了。”

周氏之前心里一直嘀咕招儿带着老四家做生意，老四一家因此吃香的喝辣的，她本想让男人去找招儿说说，可男人没脸说。不承想没多久，人家招儿就弄了片山头，给三房一个活计。

周氏现在看出来招儿是个有本事的人，他们跟着二房，以后不愁没好日子过。

快乐总是短暂的。吃完饭，招儿就又抱了一摞子红纸走进来。

这些红纸是她下午回来之前去镇上买的，不同于上次，这次她可买了不少。

“都吃饱了，也歇够了，赶紧干活儿吧。”

“招儿姐，你上辈子肯定是个地主。”

招儿一点儿都不含糊，笑眯眯地点头说：“你招儿姐这辈子也会是个大地主，你等着，离这天不远了。”

一番插科打诨后，几个人各就各位开始干活儿。薛桃儿、孙氏和周氏都来帮忙裁纸了。招儿掀了门帘子出去，见天已经黑了，正房和东厢都亮着灯。

她走到东厢西间窗下，敲了敲窗户。

她见没人应，又敲了几下。

不多时，窗户从里面打开，露出薛俊才消瘦的脸。

他看招儿的眼神十分诧异，用干涩的声音问：“招儿，有事儿？”

“歇了没？没歇，你就来帮我干活儿。”

薛俊才没料到招儿会这么说，有些愣神，半晌才道：“我没歇，干什么活儿？”

“你出来就知道了。”

杨氏正在问薛俊才出去干啥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薛俊才走了出来。

杨氏也跟了出来，还在问他出去干什么。

招儿道：“大伯母，你别担心，我喊俊才帮我干活儿。”

“他能帮你干啥活儿啊？招儿，你使唤人都使唤到俊才头上了……”

“娘，你闭嘴，我愿意行不！”薛俊才突然道。

杨氏当即不敢说话了，经过之前那件事，她意识到儿子变了。现在的薛俊才让杨氏有些害怕，若说她之前是宠着他，现在则是将他捧在手里怕摔了、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总怕他突然发脾气。

“行，娘不管，你去，你去就是了。”

“走吧。”

两人去了二房门前。

屋里一派红火热闹，暖意融融，大家脸上都带着笑，好像十分开心。

“看见没？他们都是被我抓来干活儿的。”

招儿指着那边围在一起写大字的少年说。因为地方不够，几个人把从三房、四房借来的桌子拼成了一张大桌子。妇道人家们则就着炕裁红纸，都忙着。

“写字，你总会吧？就是干这个。放心，有工钱的。”

薛俊才局促地道：“招儿姐，你不给我工钱，我也给你干活儿。”

毛八斗这会儿正写得手累，见招儿抓来一个苦力，当即扔下笔跑了过来，说：“你也是来帮忙的？快快快，这边来。”

说着，他把手架在薛俊才的脖子上，把他连拖带拉地拽走了。

薛俊才反应过来时，发现手里被人塞了根狼毫。

“快写啊，别发愣，我累了，得歇一歇。”

薛俊才眼眶有些热，提笔在砚台里蘸了蘸，便写了起来。

招儿说的要大干一场并不是空话，次日她就将姜武、高升等人召集起来。

姜武等人负责出去到湖阳乡内各村各庄卖春联，薛庭儻等人则在家中写春联，薛桃儿、孙氏、周氏等人则在家中负责后勤，招儿负责调配。

从腊月十九一直到二十四，几个人终于把附近的村庄跑完了，整整卖出去两千多套春联和不计其数的福字，还有零散卖出的春联。

薛庭儻等人最辛苦，几乎从早写到黑，累了就歇一会儿，歇好了就继续写。所有人都在赶时间，因为时间就是银子。

招儿做不了其他事，只能在家里变着花样地做饭给几个人吃。

其间，薛家其他人好奇这些人天天躲在二房屋里干什么，好奇地闯进来后才知道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春联竟是二房弄出来的。

最近这春联可火了。以前哪家若想要春联，都得求村里的读书人写。每年薛青山靠写春联能混不少酒肉。来求东西的人总要提些东西意思意思，一般提一坛自家酿的酒或者一条肉。

可今年出奇了，竟没人求上薛青山的门，薛青山还在疑惑，后来多方打听才知道今年村里有人卖春联，而卖春联的就是姜家。

薛青山又恼又好奇。恼的自然是他今年捞不到好处了，他还答应了薛寡妇给她办年货；好奇的是姜家从哪儿弄来的春联，他们家可没有读书人。他专门找了一副春联来看，那字不比他的差。

如今酒肉都没着落了，难道自己拿银子去买不成？可他哪里有银子，荷包比脸还干净。

不承想闹到最后，他发现抢自己生意的竟然是自家人。

二房的两个小崽子天天跟他作对。

可惜这一次没人帮薛青山说话，三房和四房摆明了是跟在二房后面的，薛老爷子和赵氏求的不是银钱，不过想让家里子孙和睦。

赵氏虽偏心，可这次她的大孙子也在里头，她自然不会跟大孙子翻脸。杨氏现在是薛俊才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尤其因为薛俊才拿了钱回来。他干了一天活儿，第二日傍晚招儿就把银子分给他了。第二天人手充裕，几个人跑了不少村，每个人足足分了二两银子。

这还是薛俊才第一次赚钱，心里的激动自然不用说。他清楚他娘对二

房有成见，所以一拿到银子就给杨氏看了。

杨氏心情复杂，她再也不反对儿子去给二房干活儿了。她没要薛俊才给的银子，因为这毕竟是儿子挣的第一笔钱。哪怕她手头再紧，甚至马上过年了，家里至今还没置办什么，她也不能要。

薛俊才却把钱硬塞给了她，他知道家里没钱，银子大多花在他身上了，当然也被他爹弄去不少。

“娘，你拿着这些银子置办过年的物什，不能总让爷爷奶奶贴咱们，再说爷爷奶奶也没钱了。”

是的，老两口现在手里的银子几乎被榨干了。今年秋收明明收了不少粮食，可把税子一交，留够明年的种子和口粮，几乎没剩下多少，尤其今年粮食价钱便宜，老两口好不容易卖了二两银子，却被薛青山以明年给薛俊才交束脩的名义给要走了。

这事还是杨氏跟薛俊才说的，只是为了不让他担心束脩的事。可薛俊才哪里敢跟她说薛青山在骗人，那银钱定是被拿去给薛寡妇花了。

所以今年大房至今还未办年货，只好等着杀猪分了肉，留些自家吃的肉，把其他的肉卖了换钱，才能办年货。

听杨氏说还在等杀猪，薛俊才道：“你就拿着，再从招儿姐那里得了工钱，我就自己攒着。”

杨氏这才收了下来。

从农历二十四开始，村里就有人家杀猪了，冰天雪地也阻挡不了村民们对杀年猪的热情。

乡下人吃口肉不容易，只有过年杀猪时才能敞开了吃。

不过这“敞开了吃”其实就是说说而已，事实上哪家都舍不得敞开了吃。明年的肉钱、孩子的衣裳、屋里一些针头线脑都得从这猪肉钱里抠。所以一般人家即使杀了猪，也就只留够过年吃的，其他的肉卖给家里没养猪的村民。

薛老爷子早就去邻村约了屠户，到了这一日，薛家人一大早就忙了起来。

屠户只管杀猪。猪脏了一个冬天，如今要进嘴了，总得洗干净，所以第一件事就是给猪洗澡。

薛家人把两头大肥猪都洗干净了，屠户也来了。

他带着薛青柏和薛青槐将猪捆了，这大肥猪平时懒得连动都不动，这会儿倒挣扎得厉害，嗷嗷直叫，凄惨至极。

毛八斗本是想出去看杀猪的，听到这动静，也不敢出去了，就趴在窗缝上往外瞅。

李大田笑他。毛八斗哪里经得起激，当即就从炕上下来了，以一副英勇就义的模样挤开了门口的李大田，兜头就看见屠户拿了一把尖利的杀猪刀往猪脖子捅了进去。

这一捅，猪叫得更凄惨了，还有大量的血流了出来。周氏拿着盆子接猪血，接了一盆，薛桃儿就忙换个盆递过去。这时，招儿端着个小盆过去了，将小盆里的东西倒进去，然后拿着一根玉米秆子不停地搅动，免得猪血凝固。

镇上的娃毛八斗哪见过这种场面，当即把脑袋缩了回来，脸吓得煞白。李大田哈哈大笑道：“还说你不仄？”

向来牙尖嘴利的毛八斗这次终于不犟嘴了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缓过劲儿来，问道：“招儿姐弄那血干什么？”

“灌香肠，很好吃的。”

“还能吃？我可不吃！”

两头猪让薛家人忙了一个多时辰。

杀猪容易，剃猪毛难。

屠户拎着两个猪蹄和一条猪肉走了，有的村民闻讯而至。

“槐子，听说你家猪肉要卖，打算卖多少啊？”

薛青槐一愣。

这时薛老爷子已经从屋里出来了，招呼道：“多了不卖，自家留着吃，卖五十斤吧。”

来人道：“怎么今年卖这么少？不过你家人多，也能吃完。”

薛老爷子呵呵直笑，没法跟别人说家里已经分了家，把两头猪的内脏骨头都掏了，只剩一百多斤肉。这些肉分成五份，一家就三十斤。他打算卖掉的这五十斤是大房和他们老两口的一大半儿，只留了十来斤过年。

薛青槐已经去给人称猪肉了，平时卖十五文一斤的猪肉，过年要涨到二十文，不过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十八文就卖了。

五十斤猪肉卖了近一两银子，薛青槐将银子交给薛老爷子道：“爹，咋卖这么多，你们过年吃啥？”

“吃啥吃？隔三岔五就有肉，犯不着非得过年时吃肉。”薛老爷子语气僵硬。

薛青槐没说话，扭头就和三房商量着，每家给正房拎五斤肉和两坛酒，当分家后的年礼。

二房自然也给正房拎去了，招儿在这种事情上可从来不落人后，尤其二房人少，吃不了多少肉。她要做顿杀猪菜。哪有杀猪却不杀猪菜的？以往杀猪菜是大家一起出肉，现在是谁家出头谁出肉。

这种事可不能让一个晚辈出头，薛青柏和薛青槐相持不下，最后的结论是每家出五斤肉，用来做杀猪菜。

杀猪菜很快就出锅了，没端进屋里，就在院子里放的方桌上搁着。偌大一个盆，热气腾腾，闻着这味儿就让人走不动道。

不分辈分、不分男女老少，大家都盛一碗，随便找个地儿就蹲着吃上了。

毛八斗吃得大汗淋漓，李大田同样如此。

薛青山虽平时矜持，这会儿没比其他人好到哪儿去，已经甩开腮帮子吃上了。最近他少了酒肉，嘴里淡得难受。

好不容易那股馋劲儿过了，他一边剔牙，一边道：“招儿，杀了猪分了那些肉，卖春联你们又大赚一笔，你不打算孝敬孝敬大伯？”

他这话说出来后场中俱静，所有人都对薛青山的无耻很震惊。

薛老爷子的脸当即沉了下来，他斥道：“老大，你肉吃多了，吃昏头了吧？方才招儿不是给送了酒肉？还堵不住你的嘴！”

“爹，这哪儿能一样，往年咱家可不缺肉吃，今年若不是他们抢了我的活儿，我至于连吃肉都吃不起？她不补我，谁补我？”薛青山早就想说这话了，一直碍着面子没说，现在说出来也是因为最近薛寡妇逼得紧。

那薛寡妇真是妖精，薛青山以前对她不屑一顾，总觉得这样的女人脏，可自打那次鬼使神差，他就掉进坑里出不来了。

关键他还是个霸道的人，自己沾了的女人就不愿意让别人再碰。薛寡妇倒也听他的话，不再和别的男人来往了。可薛寡妇得过日子，过日子就得要银子，银子从哪里来？以前薛青山抠家里的，可自打分了家，他就觉得手头紧了上来。

“你是昏了头！还跟几个孩子计较！再说了，招儿也给俊才分钱了，难道还不如你那点儿酒肉？！”薛老爷子恨铁不成钢地骂道，觉得老太太不像话，又觉得在外人面前丢人。

“给俊才分了钱？”薛青山最近总往外跑，可不知这件事，他目光闪了闪，笑着道，“爹，你生什么气？我这不也是在跟招儿开玩笑嘛。”

三房、四房都没作声，招儿也没说话，权当没听见这些话。毛八斗几个是外人，也只能装作没听见。

唯独薛俊才难堪地低下了头。

吃了杀猪菜，几个人继续写春联。

如今该跑的村都跑遍了，招儿打算接下来几天兵分三路，县里、镇上以及安阳乡的镇，卖到农历二十八就不做了，也就是说几个人还要再辛苦三天。

不过想到兜里的银子，也没人觉得辛苦，大家有条不紊地做着手边的事。

薛俊才出去上茅厕，刚从茅厕出来就被薛青山堵住了。

“把你手里的银子给我。”

薛俊才抿了抿嘴，说：“我没银子。”

薛青山一脸不耐烦地说：“我问过你娘了，她只要了二两银子。你把钱给爹，我给你攒着，等明年开春交束脩。”

“你之前已经从爷爷奶奶那儿要过一次银子，说是明年给我交束脩。爹，你到底哪儿需要这么多开销，就不能省省？”

“你还管起你爹了？快把银子给我。”

“我没银子。”

“你到底给不给？”

“爹，你跟我说，是不是因为那薛寡妇？”

薛青山心里一惊，没料到儿子竟然知道这事。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

知道多久了？有没有跟杨氏说？

“什么薛寡妇、李寡妇？我懒得跟你说，不给就不给吧。”说完，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薛俊才悲哀地闭上眼，半晌才打起精神回去继续写春联。

这一次春联卖下来，每个人差不多分了近十五两银子，尤其最后两天，镇上的人都抢疯了。后来镇上又冒出几家卖春联的小摊，招儿的生意才淡下来。

见此，招儿把手里的存货清完，农历二十八就不干了，现在的情况与她之前预想的差不多。人就是这样，见人赚钱就免不了跟风，尤其是写春联这种只要会写字都能干的活儿，迟早有一日会被人抢生意。

所以招儿一点儿都不惆怅，把银子分了分，各自回家。

农历二十九，薛庭儒去给林邈送了年礼，就等着过年了。

除夕的团年饭是在正房吃的，吃罢大家各自回屋守夜。这段时间薛庭儒和招儿都累得不轻，两人都睡了过去，直到听见外面鞭炮声响起，才知道又是一年了。

村里的惯例是大年初一在村里给同姓长辈拜年，初二走丈母娘家。赵氏的娘还没死，她和薛老爷子初二自然要去赵家，二房、三房也是一样。只有薛庭儒和招儿没地方去，两人就在家里待着。

两人睡了个大懒觉，起来时都已时了。

他俩刚好把两顿饭凑成一顿吃，吃完后，薛庭儒就窝在炕上看书。

今天薛家很安静，虽然让人有些不习惯，但正是看书的好时候。

薛庭儒拿着本书，招儿没有打扰他，自己拿了本算经有模有样地看着。

她如今已经识字了，但认的字还不太多，一页书上有好几个字不认识，有时不懂其中的意思。以前她当时就问，可看见薛庭儒在看书，她就暂时记在心里，等会儿一起问。

她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也不知睡了多久。

突然，门外的竹竿似乎被人撞倒，发出一声脆响。

招儿当即清醒过来。

“是谁回来了？我出去看看。”

她忙下炕，掀了门帘子出去，就看见薛青山鬼鬼祟祟地进了东厢。

为了确定自己没弄错，招儿还特意看了看天色，才不过申时，薛青山怎么这时候就回来了？

且只有他一人回来，就算要回来，也该是大房一家人都回来才是。

招儿下意识地回来了，同时挥退了想出去的黑子，她藏到门帘子后面，从缝隙朝外看去。

“怎么了？”薛庭儒见招儿这样，忍不住疑惑道。

“大伯回来了，就他一个人。”

薛庭儒的脑子可比招儿好使多了，他当即意识到这其中有什么猫腻。他也下了炕，和招儿一起就着那条缝隙往外看。

招儿道：“咱们这样看着可不行，我让黑子去。”

说着，她对着旁边的黑子招了招手，黑子当即精神抖擞地过来了。她将门帘子掀开一些，对着斜对面的东厢努了努嘴，黑子便出去了。

黑子比招儿想象中更通人性，直接去了东厢，顺着门帘子钻进去的。既然黑子能进去，说明薛青山没关门。

招儿耐心等待，不过须臾，就听见东厢传来怒骂声。

她当即掀了帘子出去，薛庭儒紧随其后。

两人进入东厢，就见西间的门大开着，黑子正咬着薛青山的裤腿儿不放，而薛青山手里拿着东西，一边怒骂一边甩腿，想甩开黑子的撕咬。

“黑子，你干什么？！这可是大伯。”招儿忙走上前去制止道。

黑子机灵地松开嘴，退到了一边。

“大伯，您可千万别怪黑子，这时候您突然回来，它肯定没看清楚，以为家里进贼了。”

“贼？老子长得像贼？这死狗……”

“咦？这屋里怎么这么乱？怪不得黑子会咬您呢，它肯定以为贼在家里翻箱倒柜呢。对了，大伯，您手里拿的是什么？”

招儿一边说一边好奇地将薛青山手里的荷包夺了过来，说：“这不是俊才的荷包吗？大伯您翻箱倒柜地找东西，该不会是在找这个吧？”

薛青山的脸僵住了，他旋即强硬地道：“我找什么还用得着跟

你说？”

招儿掂了掂手里的荷包，嘴角的笑没了，道：“当然和我有关，若我没弄错，这里头的银子都是我给俊才的。”

薛青山伸手来夺：“这是你给俊才的工钱，就是俊才的，跟你没关系了。快给我！”

“大伯，我为啥要给您？若我没弄错，这是俊才的，跟您也没关系。”

“怎么会没关系？我是他爹！”

这时，门帘子被人从外掀开，有说话声传了进来：“你爹眨眼的工夫就没影了，也不知上哪儿去了。咦？这屋门怎么没关，难道你爹先回来了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！”

杨氏诧异地看着屋里的情形。

她这趟带着男人和儿子回娘家，并不愉快。本来大家还好好的，毕竟大过年的，都讲究喜气，就算有再大的矛盾过年也不会闹腾。不承想她爹在饭桌上喝了些酒，就开始絮叨薛家人如何差，薛青山如何没本事，考了这么多年都没考中个秀才，总而言之，什么不好听，他就说什么。

杨忠的毛病是一喝酒就管不住自己的嘴。

换作以前，薛青山都是赔笑听着，可这次他也不知怎么了，竟和杨忠争起来，几句话没说完就扔下筷子走了。

杨氏直接傻眼了。

可一个是她的男人，一个是她爹，她两面都要安抚，好不容易把那边安抚好了，她忙带着儿子赶回来，没承想竟会看见这样的场景。

“家里这是咋了？闹贼了？怎么乱成这样？”杨氏的注意力很快就被满屋的杂乱吸引住了。

薛青山看见杨氏，脸好像被烫了似的，脸色顿变：“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说完，他方意识到自己说错了，忙改口道，“你回来得正好，咱家进贼了。”

“进贼了？”杨氏满脸错愕，“哪儿来的贼？”

她左看右看都没找到，又去看薛青山。

薛青山怒气腾腾地几步上前道：“还能是谁，就是他们。”他倒打一耙，道，“我回来就见家里一团糟，招儿在咱家翻箱倒柜。”

杨氏下意识就觉得这不可能，可又觉得薛青山也不至于说谎。招儿早就呆住了，她没想到薛青山竟这么无耻。

薛庭儻则冷笑起来，他对薛青山的这种反应并不意外。因为在他心目中薛青山从来不是个好东西。

“大伯，你说话要凭良心，什么叫我在你家里翻箱倒柜？到底是谁因为翻箱倒柜被黑子当成贼咬了，我们才发现你一个人提前回来了？”

“是谁当家贼，你心里清楚，若不是抓了你现行，我至于跟你吵起来？”薛青山道。

薛俊才是跟在杨氏后面进来的，一直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很痛苦。他心里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可他什么都不能说，只能急道：“爹，你别乱说，招儿姐怎么可能是贼！”

薛青山呸了一口道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贼能看出来？”他又瞪薛俊才，骂道，“你到底是不是我儿子，老子说的话你都不信，难道我能冤枉她不成？！”

听薛青山这样说，杨氏自然就相信了，骂道：“好你个臭丫头，不学好的，竟学起做贼了。偷东西偷到老娘屋里来了，看我怎么……”

“娘，你干什么？招儿姐不可能是贼，你别听爹乱说！”薛俊才道。

“什么叫我乱说……”

屋里乱成一团，这时门外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老大家的，这是咋了？你们闹腾什么？”薛老爷子回来了。

薛老爷子和赵氏一进院子就听见大房屋里的吵嚷声。

话音刚落，薛老爷子掀帘子进来了，诧异地看着众人。

“爹，你来得正好，招儿这丫头当贼，竟然偷到我大房屋里来了，还把家里弄得一团糟。”

“招儿……”

招儿的脸都被气白了，她觉得自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

她扬了扬手里的荷包道：“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本来就是大伯鬼鬼祟祟一个人回来，被黑子当成贼给咬了，我和庭儻听到动静过来，就见大伯手里拿着这个。若是我没弄错，这荷包是俊才的吧，荷包里装的银子也

是我给俊才的，我至于再偷回去？与其这样，我当初不如不给。”

薛庭儻冷笑着看着几个人，对薛老爷子道：“爷，我给招儿做证。你是知道黑子的，从不乱叫，也不乱咬人，可今儿偏偏奇怪了，它把大伯给咬了。”

薛老爷子看着薛青山被咬破的裤腿儿，脸色当即变得难看至极。

杨氏难以置信地看着丈夫，啊的一声就哭了出来，扑上去打薛青山，哭道：“薛青山，你真是黑心烂肺了，偷我的银子也就算了，你竟然偷俊才的银子。那是你儿子熬了那么些天，眼睛都熬红了，累得几天都端不起碗才赚来的银子。我都没脸拿儿子赚的钱，你怎么有脸拿？”

“你干什么，够了没有，你这个泼妇……”薛青山慌乱地躲着。

赵氏愣住了，以前她无论怎样也要护着大儿子，可看着大孙子红了眼睛，她竟什么话都说不出口。

“你真是疯了，疯了！”薛老爷子连连跺脚叹道。

“上次你骗我说要给儿子找学馆，从我这儿拿了近十两银子。闹到最后，你却想让庭儿帮忙说情让俊才去清远学馆。后来俊才没去成清远学馆，其他学馆也没找到，银子却没了，我把攒了十几年的压箱底银子也都给你了，你跟我说，钱呢？钱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什么钱上哪儿去了？钱都花了！”

“那你花哪儿去了，还有你管爹要的银子呢？你说是明年给俊才交束脩的，别跟我说你把这钱也给花了！”

“你连儿子的束脩都给花了……”

“俊才那儿不是有银子嘛。”

“若没有呢？怎么办？”

杨氏可不傻，而且比很多妇人聪明。薛青山是先要走的束脩钱，后来才有薛俊才赚钱的事。若没有薛俊才后来赚的这笔银子，薛俊才明年就不用去学馆了，因为如今大房和老两口都被榨干了。

薛青山被问烦了，也被打烦了，一把将杨氏推开道：“哪儿有那么多如果！”

杨氏没有防备，摔倒在地。

薛俊才忙跑过去将杨氏扶起来，红着眼睛道：“爹，你到底想干啥？”

薛老爷子被气得浑身发抖，抽出腰间的烟锅就打了上去，道：“老大，老大，你真是糊涂，你……”

“行了，老头子，你别打了，打坏了咋办？！”赵氏在前面说道。

“打坏了，他就去死，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”

“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又跟哪个女人鬼混了，钱都拿去给别人花了？！”

杨氏越说越觉得有这种可能，她从地上爬起来，抓着薛青山不放：“你跟我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又在外头养女人了？”

闻言，薛老爷子也顾不得骂了，忙道：“老大媳妇儿，说事归说事，可别说这种话，老大不是这种人。老大跟你这么多年夫妻，什么时候在外面不规矩过？”

赵氏也在旁边骂杨氏：“你这个糊涂东西，竟然这么说你的男人，这么说他，你能畅快？”

杨氏的目光竟往薛庭儂和招儿那里移了过去，可很快就收回来了，她又道：“反正我不管，今儿这事，你不跟我说清楚，咱们的日子就别过了。”

“说清楚，说什么清楚！你烦不烦！”薛青山一把将杨氏推开，竟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薛老爷子都没叫住。

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。之后薛庭儂和招儿回了屋，东厢那边一片死寂。倒是正房那里，赵氏唉声叹气的声音站在院子里都能听见。

招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说，大伯拿俊才的银子是不是打算给薛寡妇？”

薛庭儂还在想杨氏的那个眼神，为什么杨氏说薛青山在外面有女人时竟看他和招儿，这有什么联系？

难道薛俊才已经把薛寡妇的事告诉了杨氏，杨氏怕他们说出来？

可紧接着薛庭儂就知道这不可能，且不提薛俊才根本不知那日他和招儿跟在后面。在薛庭儂看来，薛俊才根本没想把这件事告诉杨氏，大抵是怕这事闹开后他的父母难以好好相处。

既然薛俊才没说，杨氏自然不知，可她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着他俩呢？

直到招儿又问了他一遍，薛庭儂才回过神来，道：“这是明摆着的事